

南泉普愿与洪州禅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欧阳镇

南泉普愿（748—834），俗姓王，常自称王老师，河南新郑人。关于南泉普愿的生平，尹文汉先生将南泉普愿禅师的一生分为三个时期，即“悟道前的准备时期，即他人马祖道一之室前出家、密县大隗山受业和嵩山会善寺受具足戒、学习游学的时期；马祖门下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在马祖指示下参禅悟道；悟道后的修持自创、开山弘法时期，即南泉时期。”^① 这种分法较真实地反映了南泉普愿的客观实际，从认识上来说也是符合科学和逻辑的。本文将根据这三个不同时期南泉普愿的具体事迹，来论述南泉普愿的参学弘法活动，尤其是其与洪州禅的关系。

一、参学洪州禅而开悟

南泉普愿在其悟道前的准备时期积累了丰厚的佛学基础知识，这不仅为其来到马祖门下时期参禅悟道提供了必要的资粮，而且为其开悟后的涵养聚集了正能量。

南泉普愿参学洪州禅而开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经历长期修学而获得的结果。在南泉普愿悟道前的准备时期，从时间来看就很长。唐至德二年（757），投密县大隗山大慧禅师受业，大历十二年（777），诣嵩岳会善寺嵩律师受具。由此可推算出，从其出家的时间（即唐至德二年是公元757年）至扣马祖之门的时间（即至少是在公元777年以后）之差，这中间起码有二十多年。在这段时间里，南泉普愿“初习相部旧章，究毗尼篇聚，次游诸讲肆，历听《楞伽》、《华严》、《入中》、《百门》观，精练玄义。”^② 可以看到，二十多年来，南泉普愿一直在习禅和闻思经教，以至达到“精练玄义”的程度，对经教可谓已很精通。因此，南泉普愿在这个阶段获得经教上的成就，“可以说，在当时的一些禅学大师之中，南泉普愿的佛学基础是出类拔萃的，其深厚驳杂的程度亦超过了他的前辈如六祖慧能、师祖南岳怀让和师父马祖道一，以及与他同为‘马祖门下三大士’的法兄弟百丈怀海和西堂智藏。”^③

① 《中韩南泉普愿禅师学术研讨会综述》，《池州师专学报》，2003年，第6期。

② 《景德传灯录》卷八《南泉普愿禅师传》，《大正藏》卷五十一，第257页中。

③ 万里：《自由与颠覆：南泉普愿禅学思想特征的一种解读》，《池州师专学报》，2004年，第6期。

南泉普愿在准备阶段所积累的知识，确实为其在马祖门下时期参禅悟道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南泉普愿“后扣大寂之室，顿然忘筌，得游戏三昧。”^① 南泉普愿虽然“投到道一门下的时间不详，但由此‘顿然忘筌，得游戏三昧’，成为思想的转折点”^② 南泉普愿参学洪州禅而开悟，不仅是其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飞跃，而且在佛教史上地位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因此，他在马祖门下与百丈、西堂共称马祖门下“三大士”。

尽管南泉普愿参学洪州禅而开悟，而且在禅门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但是他却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一是不滥说法要。“南泉在马祖的寮房虽然得到游戏三昧境地，但却不滥说法要。”^③ 二是做到韬光晦迹。当别人对佛法禅修争辩时，南泉普愿却做到韬光晦迹。“马祖门下八百余人，每参听之后，总要议论纷纷，唯普愿韬光晦迹。”^④ 三是做到时机未至不说法。不对机，南泉普愿不说法。他“在马祖门下即使深得其师赞许，也不随意显露机锋，而是独自思寻，韬光养晦，致使别人以为他无法可说。即使别人有意扣其关，他也不露。”^⑤ 不具备特定的时间，他也不说法。“大寂门下八百余人，每参听之后，寻绎师说，是非纷错。愿或自默而语，群论皆弭曰：夫人不言而言尔耳。自后舍景匿耀，似不能言者，人以其无法说，或扣其关，亦坚拒不泄。时有密贻其机者，微露头角，乃知其非无法说，时未至矣。”^⑥

由于南泉普愿说法的原则性极强，致使他留下的机锋语录很少。南泉普愿与马祖道一的机锋语录，尹文汉先生归纳总结有两则。他说：“普愿与马祖的之间的机锋语录不多，《五灯会元》录两次：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随侍玩月次。师（马祖）问：‘正恁么时如何？’堂曰：‘正好供养。’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师曰：‘经入藏，禅归海，唯有普愿，独超物外。’一日，为众僧行粥次，马祖问：‘桶里有什么？’师（普愿）曰：‘这老汉合取口作怎么语话。’祖便休。”^⑦ 他还进一步指出：“这两则语录虽不是马祖直接对普愿的教育，但是两则语录都显示了普愿对佛性的正确领会和马祖对普愿这一领会的完全肯定。”^⑧ 南泉普愿与同门师兄的机锋语录也很少。前面我们说过，因南泉普愿说法十分注重时机，决不随意说法，“因此，他在马祖门下时与同门的机锋也很少，直到马祖圆寂。他才有几则与归宗智常、麻谷等人的机锋语录。”^⑨

南泉“普愿在马祖门下颇受器重，曾有‘独超物外’之誉。”^⑩ 这一点，在上面南

① 《景德传灯录》卷八《南泉普愿禅师传》，《大正藏》卷五十一，第 257 页中。

② 杜继文、魏道儒著：《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263 页。

③ 镰田茂雄著、关世谦译：《中国禅》，深圳弘法寺印行，2008 年，第 172 页。

④ 洪修平著：《中国禅学思想史纲》，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6 年，第 185 页。

⑤ 尹文汉：《南泉普愿生平及其法嗣考》，《池州师专学报》，2003 年，第 1 期。

⑥ 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上册，中华书局出版，1997 年，第 256 页。

⑦ 尹文汉：《南泉普愿生平及其法嗣考》，《池州师专学报》，2003 年，第 1 期。

⑧ 尹文汉：《南泉普愿生平及其法嗣考》，《池州师专学报》，2003 年，第 1 期。

⑨ 尹文汉：《南泉普愿生平及其法嗣考》，《池州师专学报》，2003 年，第 1 期。

⑩ 洪修平著：《中国禅学思想史纲》，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6 年，第 185 页。

泉普愿与马祖道一的机锋语录也有记载，马祖道一就说过：“经入藏，禅归海，唯有普愿，独超物外”之语。以后的禅宗发展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南泉普愿确实没有辜负马祖道一的期望，在中国禅宗史上作出了巨大成绩。“而江西禅师遍天下，几乎无处不在，尤以百丈怀海、南泉普愿两支最胜。”^①

二、继承洪州禅农禅家风

南泉普愿作为马祖道一的得法弟子之一，毫无疑问是继承马祖道一的禅风。在《宋高僧传》上有明确的记载：“其（指南泉普愿）宗嗣于江西大寂，大寂师南岳观音让，让则曹溪之冢子也，于愿为大父，其高曾可知也，则南泉之禅有自来矣。”^② 这就说明，南泉普愿在禅风上与马祖道一是一脉相承的。

马祖道一的洪州禅极力主张农禅家风，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因为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不同，僧人不是托钵乞食，而是要靠自食其力；特别“三武一宗”法难后，中国佛教中很多具有经济依赖性的宗派逐渐走向衰落，唯独禅宗一花独秀发展起来，这与其提倡的农禅家风是息息相关的。洪州禅的马祖道一门下基本仍然是继承农禅家风，南泉普愿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如：“洪州系的另一大家，是池州（安徽贵池）南泉山普愿。他也以农禅知名，所述禅理也有影响。”^③ 又如：“与百丈怀海一样，普愿也是农禅并重。”^④

南泉普愿将洪州禅农禅家风付诸于禅修实践中，不仅建立了农禅道场，而且创立了诸多农禅公案。南泉普愿为了继承洪州禅农禅家风，他离开马祖道一后，就着手建立了农禅道场。他于“贞元十一（795）入池州（今安徽贵池）南泉山，挖山伐木，构筑禅宇，开荒垦田，养牛放牧，自给自足，三十年间未曾下山。”^⑤ 可以说，南泉普愿在南泉山基本上是过着一种农禅的生活。邱环博士根据这一事实，作了进一步推断，认为南泉普愿当时所居住的南泉院就是一个典型的农禅道场。她在文中是这样叙述的：“贞元十一年（795）南泉驻锡池阳南泉山（今安徽贵池），在南泉山‘堙谷刊木，以构禅宇。蓑笠饭牛，溷于牧童；斩山畲田，种食以饶。足不下南泉三十年。’从这段文字的描写来看，南泉院当是一个典型的农禅道场。”^⑥ 为了突出南泉普愿所建的农禅道场，她还把马祖门下的弟子所建农禅道场作一比较，“南泉普愿及其他农禅丛林：除百丈外，马祖门下的其他弟子在其他地方也建立了农禅道场，其中南泉是较为著名的一

① 尹文汉：《南泉普愿生平及其法嗣考》，《池州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

② 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上册，中华书局出版，1997年，第255页。

③ 杜继文、魏道儒著：《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2—263页。

④ 伍先林：《南泉普愿的禅学思想》，《佛学研究》，2012年，总第21期。

⑤ 邢东风辑校：《马祖语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⑥ 邱环著：《马祖道一禅法思想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7年，第230页。

个。”^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南泉普愿的农禅道场是仅次于百丈怀海农禅道场的著名农禅道场之一。

南泉普愿创立诸多农禅公案，也是其继承洪州禅农禅家风的体现。这里不妨列举几则时人述评的农禅公案，以窥南泉普愿农禅家风的特色。一是在菜园里出现的禅机。如“普愿与怀海相似，也有许多令人难测的禅势与机语，如：师因入菜园见一僧，师乃将瓦子打之，其僧回顾，师乃翘足，僧无语。师便归方丈，僧随后入，问讯曰：和尚适来掷瓦子打某甲，岂不是警觉某甲？师云：翘足又作么生？僧无对。如果作为一种劳动景色来看，是蛮有田园情趣的，如果作为禅机参究，顶多是只有两人可以意会的哑谜；假若连对方都茫然不解，那就变得毫无意义，还不如从生活的正面表现去看待为好。实际上，普愿的应机语言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调节单调的生活气氛，活跃一下木石般的心绪，算是一种禅的幽默。”^②这则公案，如果撇开其所产生的效果，那么就很容易体味到其田园情趣的农禅家风。二是以水牯牛作参禅的话头。以水牯牛作参禅的话头是南泉普愿“向异类中行”观点的具体化。“为了使学人真正达到平常心的境地，南泉还提出‘向异类中行’的主张：‘今时僧须向异类中行。’南泉在一次接引学人的机缘问答涉及到这一思想：师将顺世，第一座问：‘和尚百年后向什么处去？’师云：‘山下作一头水牯牛去。’僧云：‘某甲随和尚去还得也无？’师云：‘汝若随我即须衔取一茎草来。’‘向异类中行’、‘作水牯牛’已经成了后世丛林参禅的话头，这两句话并不是指因果受报而入其他五道，‘异类’、‘水牯牛’都是喻体，指了心之后不分别、不执著、无情识的平常心，入于异类而无异类想，不指涉任何境相，不为任何境相所惑、任运自在。”^③南泉普愿这种以水牯牛作参禅的话头，可以说是继承洪州禅农禅家风的典型事例。三是以镰之价和镰之利作答。镰是农禅道场经常使用的工具，南泉普愿将其运用于师徒之间的对机中。谈到南泉普愿的农禅，“在另一方面，南泉的禅风又极为玄奥难测，无迹可循，他通常不以正面回答觉悟之道或修行方法的问题，在传法时往往采用模棱两可的不说破的手法，甚至往往答非所问，如有这么一则公案：师刈茆次，有僧问：‘南泉路向甚么处去？’师竖起镰云：‘我这镰子是三十文买。’僧云：‘我不问这个，南泉路向什么处去？’师云：‘我用得最快。’僧问的是南泉的禅法旨意，而南泉却以镰之价和镰之利作答，与所问全不相关，通过这种答非所问的回答，意在蓦然截断学人向外觅法的情识，要求他返躬自照，以识自身佛性，并安住于现下境界。这则公案也体现了南泉禅教的特色：寓教禅于日常作务之中，有浓郁的农禅道场的特色。”^④这种以镰之价和镰之利作答的禅机，既是一种举手之劳，也是一种农禅家风的展示。

南泉普愿所继承的农禅家风，由于其方便易行，深受其弟子的欢迎，以至于“普

① 邱环著：《马祖道一禅法思想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7年，第230页。

② 杜继文、魏道儒著：《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8页。

③ 邱环著：《马祖道一禅法思想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7年，第231页。

④ 邱环著：《马祖道一禅法思想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7年，第232页。

愿的弟子很多，他们从不同的方面继承发展了马祖、普愿的禅风，推动了禅机时代禅宗的普及。”^① 这里所谓的“禅风”，当然包括南泉普愿所继承的洪州禅农禅家风。

三、丰富洪州禅思想内容

南泉普愿对洪州禅的贡献，受到学术界的肯定。“南泉作为马祖禅系的大德，他在弘传马祖的禅法中成绩卓然。特别是他顿起法外、不容凑泊的禅教作略，堪称禅门师范。”^② 对南泉普愿的这种高度评价，不仅仅是指其继承和发扬洪州禅的农禅家风，而且也涵盖其丰富洪州禅的思想内容。南泉普愿丰富洪州禅的思想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这么几点：

1、重新阐释“即心即佛”与“非心非佛”，提出并强调“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历来禅者和禅学研究者把“即心即佛”和“非心非佛”的禅学思想看作是马祖道一及其门下独有的思想命题。在禅门实践中，南泉普愿不是简单照搬“即心即佛”和“非心非佛”的思想，而是给予重新阐释。“普愿的思想与大珠、怀海接近，与其同门长沙东寺如会（744—823）、庐山归宗智常等遥相呼应。对道一的根本主张‘即心即佛’和他人阐发的‘非心非佛’作重新解释。”^③ 南泉普愿对“即心即佛”和“非心非佛”重新阐释的过程中，马祖道一的其他弟子也有在做这项工作的。不过南泉普愿是一位较典型的代表人物而已。“在马祖道一所有的弟子中，对‘非心非佛’和‘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等禅学思想进行重点阐释和发挥的是南泉普愿禅师。”^④

对于南泉普愿重新阐释“即心即佛”和“非心非佛”的意思，我们可以引用一段相关的文字解释。“他（指南泉普愿）说：‘江西和尚说，即心即佛，且是一时间语，是止向外驰求病，空拳黄叶，止啼之词。如今多有人唤心作佛，认智为道，见闻觉知皆云是佛’，这好像‘将头觅头’。反之，若认定‘非心非佛’，也是一种病症：若言即心即佛，如兔马有角；若言非心非佛，如牛羊无角。你心若是佛，不用即他；你心若不是佛，亦不用非他。对于有无佛性不置可否的态度，当然比陷于执着而不可拔者要洒脱得多，但也因此在哲学观上有了与其同门不尽相同的变化。”^⑤ 可以看到，南泉普愿重新阐释的“即心即佛”和“非心非佛”思想，其实是对“即心即佛”和“非心非佛”的否定。

南泉普愿在否定“即心即佛”和“非心非佛”的基础上，提出并强调“心不是佛，

① 洪修平著：《中国禅学思想史纲》，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6年，第186页。

② 邱环著：《马祖道一禅法思想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7年，第232—233页。

③ 杜继文、魏道儒著：《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3页。

④ 蒋九愚：《南泉普愿禅学命题探析》，《池州师专学报》，2004年，第6期。

⑤ 杜继文、魏道儒著：《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3—264页。

智不是道”的思想。就“同东寺如会一样，南泉对于马祖门下弟子执著马祖‘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之语给予严厉的破斥，反复强调‘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并说‘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情计所有，斯皆想成……大德莫认心认佛，设认是境，被他唤作所知愚。’”^①这种对“即心即佛”和“非心非佛”的破和对“心不是佛，智不是道”的立，不是理论上的破立关系，而是针对洪州禅所出现的流弊而言的。“南泉普愿反复阐释‘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这一重要命题，教人‘且莫唤心作佛，莫作见闻知觉会’，反对将见闻知觉之心认作是‘佛’、是‘道’，反复批评主张‘见闻知觉皆是道’的马祖禅流弊。”^②“即心即佛”和“非心非佛”的思想本身并没有错误，错误是出在修学洪州禅的禅修者。为了适应洪州禅的禅修，就必须克服和纠正“即心即佛”和“非心非佛”所带来的问题，南泉普愿反复阐释“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思想就是针对这一问题而提出的解决办法。因此“蒋九愚认为，南泉普愿提出并详尽阐释了‘心不是佛，智不是道’的禅学命题，这是对马祖道一‘即心即佛’命题的修正与发展，旨在纠正‘即心即佛’所带来的‘错将安心言是真心’的‘认贼为子’之‘相似般若’现象。”^③这里所谓的“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是对“即心即佛”命题的修正与发展，很明显也含有对“非心非佛”的修正与发展。

2、阐释和发展“平常心是道”

“平常心是道”所表述的禅法就是指在不离开真实的日常生活，不离开个体生存的具体场景而常常保持般无执着的、不分别的无所住之行。“平常心是道”也是洪州禅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作为马祖道一门下三大士之一的南泉普愿是洪州宗的重要人物，他在继承与弘扬马祖道一‘平常心是道’思想上不遗余力，贡献最大。”^④具体来说，南泉普愿对“平常心是道”贡献主要在于阐释和发展上。

从阐释上来看，南泉普愿提出“平常心是道”后，并赋予了新的思想内容。南泉普愿在否定“即心即佛”和“非心非佛”的基础上，不仅提出“心不是佛，智不是道”的思想，而且提出了“平常心是道”的思想。针对洪州禅的流弊，“南泉普愿不仅大力批评当时将‘即心即佛’中的‘心’错认为见闻知觉之心的禅学倾向，而且在扬弃“即心即佛”和“非心非佛”的命题基础上，概括提出了“平常心是道”这一重要禅学命题。”^⑤在此基础上，南泉普愿还对“平常心是道”给予最早的阐释，根据“《景德传灯录》附《诸方广语》载《道一禅师语》，谓‘平常心是道’的发明权属道一，并解释说：‘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不断常，无凡无圣……只如今行住

① 邱环著：《马祖道一禅法思想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7年，第231页。

② 蒋九愚：《南泉普愿禅学命题探析》，《池州师专学报》，2004年，第6期。

③ 《中韩南泉普愿禅师学术研讨会综述》，《池州师专学报》，2003年，第6期。

④ 尹文汉、何根海：《南泉普愿与中国禅宗的转型》，《安徽史学》，2009年，第5期。

⑤ 蒋九愚：《南泉普愿禅学命题探析》，《池州师专学报》，2004年，第6期。

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云云。对‘平常心’的这种解释，几乎可以为南宗的一切禅师所承认，但将这些解释概括为‘平常心是道’，并给以赞称人生本能的内容，最早不超过普愿，或者说，在普愿之外没有第二人。”^① 他的阐释，赋予了“平常心是道”人生本能的内容，这为进一步发展“平常心是道”思想做好了铺垫。

从发展上来说，南泉普愿的发展，推进了洪州禅的佛性论思想。南泉普愿以“平常心是道”接引学人，并不执著己见。“然而，南泉普愿坚守‘平常心是道’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将其师马祖道一“平常心是道”的佛性论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向禅道迈进。”^② 这一发展，是由南泉普愿和其弟子共同努力的结果。“在禅宗史上，‘平常心是道’主要是通过普愿及其弟子而得到发展与弘扬的。”^③ 南泉普愿发展“平常心是道”是将禅修的理论 and 实践真正落实到了日常生活中。王立新教授认为，南泉普愿继承其师马祖道一而又有所发展，提出了“平常心是道”的主张，发明了于日常生活中体会道的存在的修养理论和修养方法。^④ 南泉普愿这种将禅修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的方法，“从禅学思想上看，普愿发展了马祖的‘平常心是道’，把抽象神圣的佛性完全与平常的凡人打成一片。在他那儿，人心与佛性，众生与佛，都只是方便并示众人的语言施設，都不可执著，只有当下的‘人’才是值得肯定的。”^⑤ 这既是对佛教神圣性的贬抑，也是对凡人世俗性的提升，尤其是突显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南泉普愿发展“平常心是道”，“就这样，南泉及其弟子把马祖的‘平常心’发展成为‘平常人之心’，真正做到了神圣佛性与平常人之心之融合。这是南泉对‘平常心是道’阐发的又一特色之一。当然，南泉及其弟子把马祖的‘平常心’发展到平常人之心，使禅学的发展回到日常生活之中，也走向了终结。”^⑥ 可以看到，这种发展的后果是使禅学的发展最终“走向了终结”。

3、首创“向异类行”

南泉普愿在丰富洪州禅的思想内容中，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提出“向异类行”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南泉普愿的首创，“前述之‘向异类行’的首创者，也是普愿。”^⑦ 南泉普愿首创“向异类行”的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平常心是道”思想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总之，南泉普愿禅师在继承马祖道一‘平常心是道’思想的基础上，将‘道’转化成具有道家意味的‘道’，引道入禅，提出‘向异类行’，从而使儒学化的

① 杜继文、魏道儒著：《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6—267页。

② 尹文汉、何根海：《南泉普愿与中国禅宗的转型》，《安徽史学》，2009年，第5期。

③ 尹文汉：《南泉普愿禅学思想及其禅宗史地位》，《池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④ 《中韩南泉普愿禅师学术研讨会综述》，《池州师专学报》，2003年，第6期。

⑤ 洪修平著：《中国禅学思想史纲》，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6年，第185页。

⑥ 尹文汉：《南泉普愿禅学思想及其禅宗史地位》，《池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⑦ 杜继文、魏道儒著：《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7—268页。

禅变成了道家化的禅，根本上改变了祖师禅‘众生有性’、‘自心是佛’的佛教思想，迈向‘真心’、‘无情有性’的佛性论，为后期禅宗开辟了道路。”^① 在这里，可以看到，关键的一点是，南泉普愿将“平常心是道”中的“道”进行了道家化，完全变成了一种自然意义上的“道”，从而使“众生有性”、“自心是佛”的佛教思想转变为“真心是佛”、“无情有性”的思想。尹文汉先生对南泉普愿提出的“向异类行”思想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南泉普愿则将此‘平常心’解释成‘息心达本源’、‘拟向即乖’，继承和弘扬了马祖道一晚年的这一修养论思想，南泉普愿对马祖道一‘平常心是道’中‘道’的解释，从根本上改变了祖师禅‘即心即佛’的佛性论，引道入禅，将佛性理解成恒常遍在的‘真心’，从众生有性转向无情有性，大倡‘向异类行’，开启了分灯禅佛性遍在、个个是佛的佛性论思想。”^② 这充分肯定南泉普愿提出的“向异类行”思想在中国禅宗史上重大意义，其意义在于它是祖师禅向分灯禅过渡的不可或缺的一环，由此南泉普愿也就成为由祖师禅走向分灯禅的关键性人物。

总体上来看，洪州禅的“即心即佛”与“非心非佛”、“平常心是道”等思想，可以说，具有较强的祖师禅意蕴。南泉普愿对洪州禅的这些思想进行重新阐释和发展，其性质和特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提出的‘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向异类行’、‘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拟向即乖’等思想具有从祖师禅向分灯禅过渡的特点，从佛性论、修养论等方面拉开了中国禅宗由前期向后期转型的序幕。”^③ 可以说，由于这种改变，南泉普愿在中国禅宗出现的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综上所述，南泉普愿的一生的三个时期都与洪州禅具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南泉普愿在悟道前的准备时期，似乎与洪州禅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这期间所积累的佛教知识为其在马祖门下时期参学洪州禅而开悟准备了充足的资粮。南泉普愿悟道后的修持自创、开山弘法时期，主要是继承洪州禅农禅家风，以及丰富和发展洪州禅的思想内容。由此可以说，南泉普愿的一生是与洪州禅相伴随的，且具有不解之缘。

① 尹文汉、何根海：《南泉普愿与中国禅宗的转型》，《安徽史学》，2009 年，第 5 期。

② 同上。

③ 同上。